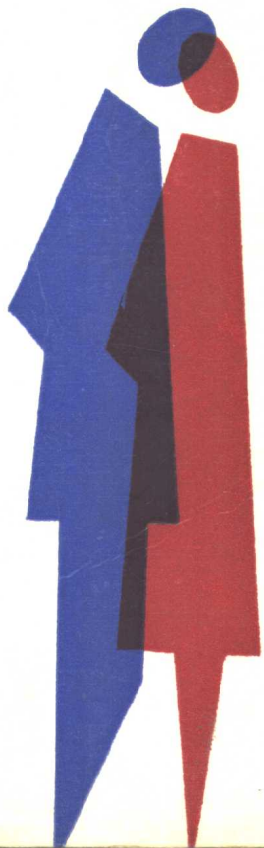


怪侶奇踪

● 易洪斌 著

● 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怪侶奇踪

● 易洪斌 著

● 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京电力大 00038850

怪侣奇踪 GUAI LU QI ZONG

易洪斌 著

责任编辑：刘明涛

封面设计：章桂征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1.5印张 2插页 239 000字
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)

1989年7月第1版

1989年7月第1次印刷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印数：1—10 110册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统一书号：10280·3

定价：3.90元

序

谷 长 春

近来，邀我作序的均被我婉拒了。因为自知没那资格；读了杂文《文坛“三癖”析》之后，越发警醒，切莫“好为人序”而不知“自重。”

易洪斌同志交我这书稿，开腔便言明：“冲着布衣之交，请在卷首写点什么！”于是，难以推却了。我是在三中全会后刚刚“起死回生”时认识的老易，他作为省报文艺部编辑，常编我那手笔生疏的稿子，作者编者之间“神聊”不免袒露心迹，有时“牢骚”相撞也迸出一点“火花”。尔后，由于工作关系常来常往，就这样成为朋友了。谈不上评文论艺，仅出于布衣“情分”，也算是“序”之一种吧。

这十二篇中短篇小说，有的过去读过，印象不深了。如今连贯起来读，便看出作者创作道路之一斑。《生活啊 生活》中那个陆文达，具有“文质彬彬的外表和浪漫的气质”，曾是北京一所大学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，“本来是可以被送到中央各部委或《红旗》、《人民日报》这些单位去的”，由于种种原因，“遗憾的是”，他“被发配到数千里之外冰封雪盖的一个深山林场受‘再教育’”。这个人物，透露着作者青春年华时的际遇。这本集子，几乎篇篇以“十年磋砣”为历史背景，以林业局和省城之间为环境背景，通过所塑造的人物的命运，掀起尘海的波涛，平添世途的曲境，渗透人间的涕泪。作者写的是自己熟悉的景况、人物和故事，无

“胡编”之嫌；作者抒的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实感，没“造作”之意。如果说各自独立成篇的作品有其内在联系的话，首先就是主人公多是“豆蔻年华”的男女，怀着“埋葬帝修反”的满腔赤诚投入到“红色风暴”之中，历尽艰辛、痛楚，到头来，“玫瑰色的梦”幻灭了，面对“尘世的灯火”，发现照耀着自己的不过是“虚妄的佛光”。当作者为他们的坎坷经历划了一个分号的时候，更让他们迈入新的历史门槛。作者几乎是呼喊着眼歌：“太阳一出，生者和死者都被照亮了！”

假如硬要分类，把它们划入“反思文学”是无不可的。在历史的大灾难里，可爱的主人公们被抛掷到艰危的生活角落，不止是虚度“似水流年”，不止是磨难、感伤、人际关系的畸形和心灵的流血。还有，“欢乐的精灵”柳云，北京的高三才女，高唱“黄河之滨，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”的雄壮歌曲，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到头来，剪下“长长的、柔软的、丝一样的”披肩黑发寄给了心爱的人，消失在世界的彼岸；《墓碑上的纱巾》中的杨碧云，姣媚而纯洁无邪，渴望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贡献青春，经过几番沉浮，年轻的生命“变做一捧冰冷无知的白灰了”。这一切，谁的错？怎样理解？春江渺茫，征帆何去？一场动乱之后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，不管自觉与不自觉，都被卷入深沉的思索。作者以自己实实在在的生活感受，选取了不同的审美视角，反映了“文革”到三中全会后一段时间的历史变动。作品通过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告诉人们，历史的发展并不听命于什么人的主观愿望和浪漫想象，那一代青年的历史际遇，并非偶尔降临的一场厄运，更不是某个人的不幸。就这样，作者以比较深刻的洞察力勇敢地加入了解放思想运动的行列。

作品由“反思”而产生的感染力，绝不仅仅是“哀婉凄怆而又回肠荡气”，或是深重的幽怨和感喟，还在于这反思是如何的清醒。作品中的各色人等由于不同的生活态度导致了不同的人生命运。正因为是一场历史悲剧，抱怨生活是徒劳无益的。“生活好比一面镜子，你对它笑，它也对你笑；你对它哭，它也对你哭”。作者把人物推上令人绞痛的情境之时，说出了他们不能不说的话：“解放思想是个伟大的字眼，可是，你没看看有些人在‘解放思想’的旗下都干了些什么！”“咱们的党，咱们的人民，付出了那么高的代价……难道就是为了用喇叭裤之类来束缚自己的思想和手脚吗？”

“他不相信，时代的阳光驱散不了一颗渴求光明的心灵中的阴影。”在被断送了青春的人们中，确实出现一群拔地而起、战胜命运之神、虽称不上英雄却站立在我们面前的民族的脊梁。这样的描写，是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统一。黑格尔说：

“使理性内容和现实形象互相渗透融合的过程中，艺术家一方面要求助于常醒的理解力，另一方面也要求助于深厚的心胸和灌注生气的情感”（《美学》第359页）。我以为，处理这样的题材，“常醒的理解力”显得更为重要。

作者把理性的苏醒，富于哲理的思索，不露“宣解”痕迹地倾注在精巧的构思和人物塑造上了。历史的翻复带来社会生活的激变，人们的观念、情感以至命运都引起了震荡。作品写了现实的、活生生的人，人的悲欢离合、命运舛误和生活的搏击。如果说新时期十年的文学历程，有一个向“人学”回归的问题，这十余篇小说可以作为小小的佐证。作者塑造的几十个人物，看似平淡无奇，却各有丰厚内蕴。如《三剑客》，作者借用名著的题目是有番用心的。当年生活

在同一个集体户里的李剑、王今鉴、张健，在“天高皇帝远”的穷乡僻壤，“奔袭”过“红色政权”的小头头，搞过偷鸡摸鸭的恶作剧，他们有对理想的憧憬，也有过创伤、迷惘、幻灭和苏生。岁月不居，前程未可预卜。几年过后，一个成了战斗英雄，一个当了普通记者，一个沉沦为罪犯。这中间，有生活的颠簸、心灵的冲撞、爱情的纠葛……活画出一幅当代青年生活的图景。正如作者在其理论著作《美学漫谈》中所说的：“美之所以有时代性，是由不同历史条件下创造美的不同实践决定的。”

这些作品是在三中全会后陆续创作成篇的。今天读来，虽然主题不是正面反映改革的，却能使人们感受到改革开放之所以由来，比起追求“空灵”的作品，耐读得多，仍具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。至于是否都是精品？某些情节有无牵强之嫌？有的人物是不是丰满？可以留待读者品评吧。

目 录

序.....	谷长春 (1)
怪侣奇踪.....	(1)
墓碑上的纱巾.....	(76)
生活啊, 生活.....	(94)
雪下得正紧.....	(138)
山盟.....	(151)
家宴上的旧闻和新闻.....	(167)
哪里去了, 欢乐的精灵.....	(181)
遗爱.....	(206)
无题.....	(221)
似水流年.....	(238)
青山不了情.....	(290)
三剑客.....	(339)
后记.....	(359)

怪 侶 奇 踪

我从林业局到这金沙沟林场，是坐拉运原木的太拖拉来的。转山穿林几十里风雪路，几乎使蹲在光秃秃车板上的我彻头彻尾冻僵，一到林场，司机自顾自地蹠了，车下站着几个裹着厚厚棉大衣的人物，一齐拿眼睛瞅我。其中一个大胡子仰着下巴颏问：“是分来的大学生吧？”我想说“是”，可是牙帮骨竟象冻住了，张不开嘴，也就说不出声。脸上的皮肤被寒风吹得浑无知觉，刀枪不入，想挤出一点笑容，却徒然使脸部作痛苦状。我自知此时颇有失北京来的大学生的风度，寻思干脆一跃下车，尚不失潇洒，谁知穿夹皮鞋的双脚也浑不似自家的，上身一使劲，竟如一袋土豆似地滚下车来。栽了！这念头电光石火般地在我脑中一闪，立即做好了接受看客们哈哈嘲笑的准备。谁料我身子还没着地，就感觉到肋下蓦然被一股力向上一抬，要不是双脚麻木踉跄几步，准保如军人似地立定了。

“干啥行大礼？”一条武高武大的壮汉说，他刚将右手收进棉大衣袖筒，眼角眉梢蕴着调侃的笑意。我明白了，刚才就是他出手扶我一把的，他出手之快着实令我惊奇。

旁边站的几个人不可遏制地咧开了嘴，不过没笑出声。山沟沟里原来也有礼节，这使我心里受用一些。我想起车上还有跟我一同分来的女同学周丽，就转身举起双手，准备也象接土豆似地接她下来，可是大围巾捂得只露出一双眼睛，棉衣、毛衣裹得真象臃肿的豆包似的周丽，却只握住我一只手，轻盈地跳下了车。这使我颇为狼狈。

然而那几条汉子已作严肃状。大胡子同我握手，掌面锉刀似的，“局里今天来了电话，说你们来，这个，这个……知识分子来接受‘再教育’，我们欢迎、欢迎！”

“这是我们场头儿，”那壮汉介绍说，“场革委会主任，大伙叫他王老塔。头，这会儿就去？”

王主任点点头，于是他们接过我们的行李，领着我们进了一间用厚厚板皮钉成的屋子，屋子极大，显然是开会用的，已有百十号人屁股下垫着小木凳、木墩或砖块坐在那里，四个废汽油桶制的大火炉正烧得旺，我一进门就感到了空气中掺和着呛人烟味儿的熱，同时也感到了百十双热的和冷的目光。我们被领到前排，立即有人塞过来两个木墩子。屋里一片嗡嗡声。王主任面对众人站着，锉刀似的大手习惯性地捋着大胡子，先介绍了我们的来历，有人就嚷嚷：“让瞅瞅！”于是我们站起，鞠躬如仪，面皮已有了知觉，笑起来已颇自如，只是周丽的大围巾依然捂得严严实实，她怕在大庭广众中抛头露面。王主任接下去又讲了许多，我因忙于研究周围的各色人等，思考着他们会怎样对待我们，没留心他讲的啥，

只不时有“狠抓路线斗争这个纲”，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之类的词蹦进耳朵里来。

会一散，我们就被送到招待所住下。说是招待所，其实是一溜简陋之极的平房，除去用作广播室、杂物室和跑腿子宿舍外，余下的几间房，都是一色的长炕，将屋子分成两半。周丽住的那间已有两个女工住着，我这间眼下尚只我一人，但送我来的政工干事已有言在先：倘过往客人在别的房间住不下，就住我这儿。这倒也好，可免了我的孤独，于是就巴望着有人来。偏偏这天晚上动静全无，幸亏乏困，身子一挨着热乎乎的炕席，就若一摊烂泥，再也立不起，一觉睡到日上三竿。第二天亦无人来找我，乐得自在，就两手抄在裤兜里，在场子里四处逛。但见一排一排的矮仄平房，房后都竖着老高的用整根空心木或用木板钉成的烟筒，一如孙猴子尾巴变的。家家院里都堆着码得整整齐齐的木头样子或板皮。排排房子间狭窄的通道上积雪被踩得严严实实，各家泼出来的水冻成冰，弄得我跟头把式。脸蛋冻得通红的小孩却你追我跑地在这人造冰上“嗤溜嗤溜”滑得欢，一见我，即如听到口令似地让开道，背贴板皮障子，拿乌黑的眼珠滴滴溜溜地瞅。也难怪，这巴掌大的地方，人们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来一个作跟头把式状的生人，怕真如看杂耍一般有趣吧。

下午回窝，屋里依然空荡荡，在炕上倒了一会，下地转了几圈，将糊在炕沿的陈年报纸标题看了一遍，仍是无聊，就出去敲周丽的门，听得里面几个女子正嘎嘎地笑。周丽开了门，却只开到不足一人宽的缝。“李明，什么事？”她堵着那条门缝问，脸上还带着刚才的笑容。真是自找没趣。她倒快活，已跟同屋的女子搞得火热，浑不把我这一道来的同学

当回事。“没啥事，就来看看……”我以为她会让我进去，谁想她说：“喔，那明天来吧，啊？”

垂头丧气地回到自个屋，鞋不脱就仰在炕上，忽然怀恋起刚刚告别的学生生活了。临近毕业分配那阵，我们这些人对学校里造反派运动群众，一会儿支使你上街刷标语，一会儿通知你去为什么“誓师会”“批斗会”壮声势，一会儿又让你看他们同另一派斗个你死我活的日子已厌烦透顶，恨不得拔脚立即跳出这是非之地，至于去向，哪儿都成。听说以前学生毕业，总是难舍难分，合影，赠言，话别，送行，女生泪眼盈盈，男生英雄气短。轮到咱们却没这一套，一个个急卷铺盖，惶惶若丧家之犬。没一个同学没被这场革命触及灵魂，连相互的信任、感情也被触掉了，只愿今生今世别再见到。可我这会儿还是带着怀旧情绪想着那呆了五、六年的城市和校园，那里毕竟有我最难忘的一段岁月，毕竟有不少颇堪细细玩味的往事啊……

屋里暗下来了，我只管躺着不动。忽然凭第六感觉察出有人悄没声进房了。“谁！”我一声喝，上身也支了起来。就见炕下立着一个黑黝黝的影子。“你是谁？”我又问，心噗咚咚地跳。黑影不答，伸手就往炕上摸。我腾地跳下炕：

“干什么？！”黑影这才冒出一个字：“烫？”原来是烧炕的老龚头，我长出了一口气。头天政工干事领我们来时，就在过道里见过正往炕灶口添样子的他，当时也没留意。我赶紧将灯开了，他约摸五十出头年纪，弯腰拱背，精瘦，黑色的森工棉大衣刷破了几处，棉花露着，扣子全掉光，用一根粗粗的草绳拦腰扎着；古铜色的刀条脸上似用刀子横横竖竖砍出了无数道纹路，头上几乎清一色的白毛，唯独两鬓高高

鼓起的太阳穴锃亮；但那一双眼睛却精光四射。他直勾勾地盯我看了一会（直叫我发毛），眼里的光收敛了，显得昏然，浊然，转身蹒跚着慢慢出去了。这老家伙进来一趟，好似带进一股冷气。“真如山精树魅，”我寻思。“从什么地方掘出这么个人物啊？”

第三天，还是没人来找我。这世界干脆将我忘了。我着急起来，也不叫周丽，自个跑到场部，问分配我干什么活。大胡子不在，一位人称“郝调度”的胖子极是客气地请坐、倒水、递烟（我注意到这场里人人都抽自卷的“蛤蟆头”，第一次见他抽的“大生产”烟卷），一本正（经）地问我贵姓、来历，好象他压根儿不知道有我这么个人分到这儿，然后字斟句酌地说：“大学生，好哇好，学中文的？那更好啦！……俺们这疙瘩活倒不少，不过，不过嘛，你干啥，俺们还得研究、研究。不要着急嘛……”

这胖子八成是把我当成了需“特殊对待”的可疑对象。难道我这“臭老九”会颠覆他那红色政权？！我好生憋气。晚上，周丽主动来我这儿，见我一脸乌云，小心地问：“他们分你干什么活了？”我没好气地说：“他们说，你是大学生，金贵，不用干活了，每月照领工资就是。”她瞪大了眼睛：“真的？我可是倒霉，让我到食堂去卖饭菜……”这回轮到我惊讶了：“是吗？”随即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：“你数学系毕业的大学生，卖起来算帐当然又准又快，专业对口嘛！他们眼力不错呀！”周丽急了：“我我以为你能帮我拿个主意，你倒挖苦我，你你象个男同学吗？……”

看她可怜巴巴的、情急的样子，我自己的不快倒忘了，男子汉的豪气被激起来，正待张嘴说几句响当当的打气话，

突然“嘭嘭嘭”地有人用手指猛弹房门，不等我们作出反应，紧跟着“咣”地一声，门被踹开，进来一条敞胸露怀的大汉，正是前天在腋下搀我一把的那人。他嘴角叼着一支蛤蟆头（确切说是粘着，因为他尽管说话张口，烟却不掉下来），嘴一张老远喷来一股蒜味和酒气：“嘿嘿，来瞅瞅北京来的老九——咋的，不行？”斜乜的目光扫过周丽的脸蛋，叫一声好：“嗨，好俊！”

“干什么，你！”我还来不及想，就觉得有一股火气急剧上升，将这几个字象子弹般地迸出了口，身子也护到了周丽前面。

他怔了怔，右手不在意地一挥，一股无形的力就将我推得差点歪在炕上。“干啥？要比试比试？——瞧不出，瘦啦嘎叽的，还象个爷们！中，赶明儿你就上俺队去吧！”

他摇摇晃晃地走了。我半天没动弹。这汉子叫人好不费猜详。我自小爱运动，别看瘦，那是练出来的，肌肉块结实着哩！论臂力，论腕力，同学中还没人胜得过我，我也颇以此自负。然而刚才却抵挡不住他轻轻一挥，而且是在被保护的女生面前，这无论如何于自尊心有损。恍恍惚惚听见周丽在跟我说什么，我不耐烦，说：“你先去睡吧！”这一夜我竟十分难得地失眠了。林区的夜晚，静得似整个世界都停止了活动，静得可以听见心脏的搏动。“嗨，好俊！”耳边忽然又响起了这话，我才听话听出音来：并没有邪念，是由衷的赞美。周丽真俊吗？我还真没注意过。她跟我不一个系，只是在林管局报到时才认识，当时我第一个念头是：此去深山老林，前路风波莫测，倘有个男生同去，啥事都好办，怎么偏偏来了个长头发？由此颇有些不快，一路上除了帮着拿

行李外，压根儿没正眼瞧过她，这会儿那娇嫩的脸蛋、明澈的大眼、稍稍翘起的丰满的嘴唇浮现在眼前，真个“好俊！”但这“俊”不是我首先发现，而是他发现，又不禁生出发明权被人窃取去的失意之感……

二

时值隆冬，正是采伐的黄金季节。我一直在那汉子手下干活。

最高指示：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。那“工人阶级”应该是头戴鸭舌帽（又叫前进帽），身穿蓝工装，脖子上系着白毛巾，手举铁钎头，仪表堂堂，叫人一见就油然而生被领导之感。可眼前这些伐木工们呢，那一身森工服，新的新来旧的旧，任它敞着的，用电线、麻绳扎着的，披着的，不一而足；头上绿色的狗皮帽子几乎全变黄，长长的狗毛不是磨秃了就是粘结为一绺一绺的，坐到哪儿不少人就摘下往屁股下一塞当垫子；唠起嗑来连荤带素，歇下来就用指甲缝塞满黑垢的粗手卷那足以将你呛死的“蛤蟆头”，——十足的憨厚老农模样。我把他们一个个瞅来瞅去，怎么也看不出他们有想包打天下、“领导一切”的架势。

不过，在这伐木队“领导一切”的倒有一个，就是那夜临寒舍的壮汉，伐木连的连长。头一天上山，我头顶北京用的绒帽，足登夹皮鞋，跟着大伙就往送班的卡车上拱，却冷不丁被人揪住衣领子给拉下来，一看是大胡子王老塔，他拧眉立目地吼一声“大王！”刹那间我还以为到了绿林好汉的山寨。却听得车头那儿一声震响：“干啥？”立马蹿出那条

壮汉。我这才悟出他姓王，“大”无非是象其形。大胡子说：“就这样叫他上山？”大王嘻嘻一笑：“嘿，我倒忘了！”随手掀下自个头上的狗皮帽子往我头上一扣，收手之时已将我原来的帽子取走塞进怀里，这一掀一扣一取的连续动作只用一只手在秒把钟内一气呵成，我又是一惊。这当儿有人又从车上的工具箱里翻出一双风尘仆仆的旧森工鞋。“你先将就着，”大王说，“待会下班回来领新的。”

不久我就认定大王真是条“山大王”。当耸天的大树在“顺山倒”的粗厉吆喝声中轧轧倾倒时，人们都往树倒的相反方向跑，唯独大王例外，他每在油锯手将树锯得即将离桩时，在坡下正冲着摇摇欲倒的大树，挥舞着双手，激情地吼：“倒，倒，倒哇！”眼看着大树先是缓缓倾斜，紧接着劈头盖脑朝他砸去，却不见他动弹，只听得哗啦啦一阵泼天巨响，被树干、树枝、树叶砸飞、扬起的雪雾若银涛飞溅，我只叫得一声苦，闭上了眼。猛听得大伙暴雷似的喝彩：“好！”一睁眼，才发现大王在树将着尚未着地的千钧一发之际，已跃到一旁。我兀自心惊肉跳：“这，这不是拿性命开玩笑吗？！”

“啥玩笑？他这是练功夫哩！啧啧啧，赛过山神爷！”身旁一位伐木工接话道，两眼满是兴奋、崇拜的光。

然而这位“山大王”却有个小闺女似的名字：王小小。想想真滑稽，我的嘴角不由得一咧。“叫小小又咋的？”告诉我这名字的年轻伐木工，一位初中生，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，瞪我一眼，“名字小小，形象高大哩！”

我的活是打枝丫，每伐倒一棵树，就用斧子将枝丫砍掉，于是成为原条。轮到我抡斧子，其他人就停下手里活，齐刷

刷拿眼瞅我。想看我笑话？没那么容易！我寻思。眼前蓦地出现了大王在倒树激起的雪雾中腾挪跳跃的强悍身影，我觉得一腔热血在全身奔突，于是斧子用力挥起，刷刷刷，几根枝丫应声断飞，“好！——”周围又是一片喝彩。立时我自觉身高丈八，砍得兴起，眼看斧到处一根膀子粗的枝丫即将砍断，却突然感到斧子象是砍在什么坚硬光滑的物体上，“嗤”的一响一滑，重重地落到了自个脚背上，痛得差一点喊出“我的妈”来，硬挺住了，全身却不由自主地勾缩成一团，周围即刻围上一圈人。我听见大王气急败坏地吼：“咋的啦？咋的啦？让开！让开！”俯下身子，脸冲着我问：“伤在哪疙瘩？”粗大的热气呼到我脸上，又蹲下，双手捧住我的脚，极是小心地剥下鞋来……“怪我！怪我！”他用力拍着脑门，又吼起来：“小张，快快！你送小李子下山，找大夫……”

这一斧不轻不重，我在炕上呆了三天。出师不利身先伤，委实大不光彩。可是全队的人一下子对我另眼相看。大王说：“有种！”于是大伙都认为我“有种”；大王来探伤，于是全队的哥们也跟着来，弄得满屋子呛肺的烟味，弄得周丽好不眼热。

佛争一柱香，人争一口气。既然老少爷们高看我，我自然不能倒了架。第四天，一拐一瘸又上了山。

冬季上山早，凌晨四五点就出发，下工也早，三四点就回到场里。这天老远就见大胡子立在场部门口，车一停，大王一跃下车。大胡子问：“今晚批生产力论呀？”大王答：“批生产力论吧。”话音刚落，就嘻嘻哈哈跟站一旁的大闺女、老娘们闹腾开了。他向一个小媳妇一伸手，作势要抓她，